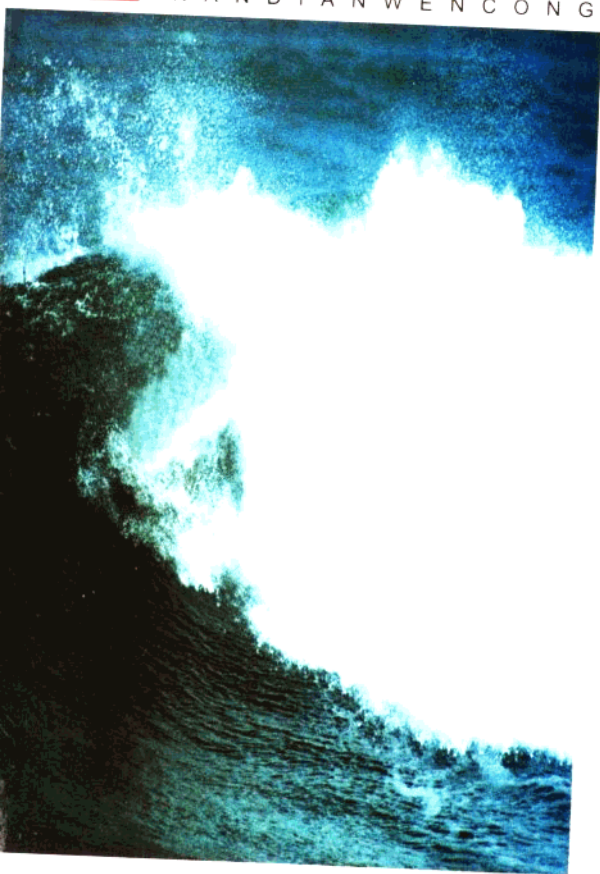




南 滇 文 丛
N A N D I A N W E N C O N G



猛进如潮

江 野 著

远方出版社

猛进如潮

江 野 著

远 方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胡丽娟

特邀编辑: 海 涛

封面设计: 山 人

南 滇 文 丛

(孟家宗 阿里 主编)

猛进如潮

江 野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云南出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8 字数: 1250千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80595—670—7/1 • 256

总定价: 180元(本册15元)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

目 次

一	吃 饭	1
二	会场上	8
三	争 论	16
四	兼并火柴厂(一)	21
五	兼并火柴厂(二)	33
六	“杨志刚公司”	39
七	谢 云	46
八	在家里	53
九	裂 痕	63
一〇	讨论会	72
一一	在过桥米线馆里	80
一二	张总经理发言	91
一三	冲击协作厂会议	101
一四	冲会场的人都散伙了	116
一五	杨志刚的日子很不好过	121
一六	离 婚	132

一七	向街头广告员学习	146
一八	让赵云平当商场经理	155
一九	在火车上	169
二〇	光盯在上面不行	180
二一	谢云又到三分厂去了	187
二二	杨志刚公司得了金牌	193
二三	沙龙会上争论得真激烈	204
二四	郑明的做法值得推广	219
二五	毛桃能不能当集团劳模	227
二六	有人到市府静坐去了	240
二七	在埃及成交了一笔生意	255
二八	工作还是挺难做	265
二九	张昆生突然下台	269
三〇	在杨志刚宿舍里	276
三一	张昆生复职	292
三二	猛进如潮	305

一 吃 饭

一九九八年七月的一天,下晚五点半时辰,银桦机器厂全厂职工大会会散了。穿着浅灰色工作服的工人们,像刚开了鸭子圈一样,从大礼堂的两个大门往外挤,搞得孙副市长和厂头头们倒落在了后面。

由于职工们听会听得很认真,礼堂里挤的人又多,一些人的脸红扑扑的。年轻伙子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地跑出来,有个小伙子在前首嘻嘻哈哈的跑,没拉拉链的浅灰色工作服被风吹得在背上飞起老高,一个婆娘在他后首边笑边追赶着,工人们都往他们那点笑眯乐喝地张望。

张昆生送走孙副市长以后,从包包首捞出钥匙,打开车门钻进车里,门砰的一声关起,浅兰色的桑塔纳小轿车就从厂大门开出去了。

张昆生在皮沙发上,抽了一支红云烟,揩了把脸,退休在家的老伴吕珍就挨菜抬到了茶几上。张昆生望着茶几上的糖醋鱼、油炸花生、枸杞尖炒鸡蛋和蛤蟆叶等菜蔬,就挨吕珍说:“把那半瓶茅台酒拿来。”

张昆生在小白陶瓷酒杯里倒了半杯茅台酒，从包包首掏出翻盖红云烟，用黄闪闪的金属打火机打出的火苗烧着，吃了一口烟，说道：“今下晚，孙副市长来集团公司开了个全体职工大会。”

“开点哪样会？”吕珍问

“宣布集团领导班子的任命。”张昆生呷了一口酒，哧哧哈哈地拈起一颗花生米，放在嘴里嚼了一会儿说道。

吕珍原来是银桦厂的一般干部。她夹起一砣鱼肉摆在老伴小白陶瓷碗里，关心地问道：“总经理是哪个？”

“猜猜看瞧。”张昆生笑哈哈地望着她说。

“还是邢炳炎？”

“不对”。

“猜不着。”吕珍拈了一筷枸杞尖炒鸡蛋摆在嘴首，突然说：“莫非是你？”

“算你厉害”。张昆生笑眯着眼地说道。

“那邢炳炎整哪样？人家干总经理好几年了。”吕珍说。

“老邢改任副总经理，郭洪远，小郭，提上来当常务副总经理。”

吕珍望了一眼正在喝酒的张昆生，说道：“你都是五十六吃五十七岁饭的人了，还挑这个担子整哪样？再说，你身体又不好。这久，心脏咯又早搏了？”

“有呢，大前天早清出过一回，虽然才几秒钟，还是胸闷的难受得很。”张昆生挨酒杯从嘴上拿下来，咳了两声嗽后说道。

吕珍扒了两嘴饭，嚼了几下后说：“你瞧，又咳嗽了，以后少抽点烟，肺气肿最怕抽烟了。”

张昆生拈了一筷绿铮铮的炒蛤蜊叶放在嘴里，边嚼边说：“是呢，你讲得很有道理，五十六七的老馆儿了，还当哪样厂长总经理的，再说，我身体又不怎么好。但是，”说到这点，他夹起一筷香喷喷的鱼肉，摆在嘴首嚼完咽下去，继续说：“我对这次机会却十分珍

“咋个讲？”吕珍望了他一眼，问道。

“你今年多少岁了？”张昆生说。

“比你小一岁，五十五岁的生日都过了好几个月了。难道你不晓得？”吕珍笑着说。

张昆生望了一眼老伴，说道：“是啊，转眼就五十五岁了，但是，六五年咱两个结婚的情况，我觉得就像昨前天的事。”

“三十几年了，还提那个整哪样？”吕珍笑嘻嘻地去夹菜。

“吕珍，有这么一句话，叫曾记当年骑竹马，转眼就是白头翁。”张昆生吞下一口辣心的茅台酒，赶紧拈起两块凉拌黄瓜，说，“这句话用在咱两个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吕珍瞟了一眼张昆生杂白的头发，又挨脑袋低下去，也确实感到，光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当年，张昆生是一个个头不咋个高，挺聪明、子弟的小伙子，西南理工学院机电系毕业，在三车间当技术员不久的年轻人，自己也是一个大专毕业生，在同一车间刚做技术员的小姑娘，转眼之间都成了老倌儿老奶儿了。

“是呢，你说的不错，真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吕珍感慨良多地说。

“是啊，你我年纪都已经一大把了，但是，”张昆生又抽出一支红云烟，烧着，有滋有味地抽了一口，说，“我觉得，这多半辈子好象哪样事情都没做，心首空劳劳的。”

“你不提我好象还没咋个多想，你这么一讲，我也感到，这辈子就像混过来的，样事都没整过一样。”吕珍夹了一筷枸杞尖炒鸡蛋摆在嘴首，嚼着说，“不过，这也有社会的原因，刚到银桦机器厂没几年就搞文化大革命……”

“我说的就是这个了。”张昆生接过来说，“文革开始，工厂很快就不生产了，后首虽然陆续恢复了部分生产，多数工厂也都是八九二三部队，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下晚两点上班，三点就都溜回家首

去了。”他夹起一筷子绿铮铮的蛤蟆叶，摆在嘴里，边嚼边说，“再说，即使部分恢复生产，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属于接受再教育对象，技术上被用一下而已，根本谈不上政治上重用的问题。”

吕珍拈起一砣鱼肉，又挨它摆在盘子首，心情沉重地说：“是呢，六八年，五车间的老林，不就是因为偷学英语而遭到批判吗？”

“我在工学院读书的时候，也出过一件类似的事，一个同学在全系大会上发言时说，理想多么美好，我要树立金色的理想。”张昆生停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说，“结果，这个同学遭到批判。说，金色就是黄色，黄色理想，瞧这家伙思想深处多肮脏。”

“别再喝了，瞧你的脸红的。”吕珍见老伴又倒酒，关心地劝阻道。

“没事。”张昆生不听，又往小白瓷杯首倒满了茅台酒，酌了一口，说道，“进入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才开始有所好转，后首又把知识分子列入工人阶级，正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知识分子的地位才慢慢提高起来。”

吕珍从茶几旁边的电饭煲里盛了一小碗饭，往嘴首扒了一口，咀嚼了一会儿，说：“我明白了，你讲这些的目的，是想说明你的这个机会来之不易，想甩甩膀子大干一场。”

“是呢。看来，还是夫人最理解我。”张昆生笑眯眯地说，“接着说吧，哎，我刚才讲到哪点了？”

“瞧你这臭记性，还想大干一场呢。吕珍哈哈笑着说，讲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了。作报告一样的！”

张昆生嘘出一口烟柱，说：“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我觉得，对知识分子的利用和信任程度仍值得打问号。国营企业，仍是没得文凭的人，甚至是小学毕业生，把持着重要岗位。”张昆生挨一筷枸杞尖炒鸡蛋放在嘴首，嚼了嚼咽进肚里，很有情绪地说，“世界上的事情真怪，那下是，没得文凭的人，拼着老命，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的

子女好好学习，二天好考大学，拿个文凭，而现实生活中，却又是文凭的绝大数得不到重用，真是怪呼哉？太怪也！”

茶几上的菜凉了，吕珍挨清炒蛤蟆叶、枸杞尖炒鸡蛋和糖醋鲤鱼抬进灶房，打开煤气灶热了一下又抬过来。接着，她又硬性把茅台酒瓶拿到壁柜首去。

吕珍回到茶几旁，坐下来：“这下不是好了吗，党的政策挨原本大不一样了，瞧你还发牢骚！”

张昆生夹起一砣鱼肉吃进肚里，又抬起玻璃杯，喝了一口糯米香茶，说：“是呢，这下的政策好多了，领导班子里，知识分子的比例大大增加了，不少人还当了一二把手，改变了过去知识分子只能当配角，只能是点缀的状况。所以，”张昆生又拈起了一颗花生米放在嘴里，说道：“所以，我要拼起老命挨银桦集团的工作做上去。小吕，你咋个挨酒瓶拿走了，赶紧拿过来，我再喝一杯。”

“莫喝了，你瞧你的脸，就像个煮熟的虾！”吕珍阻止他说。

张昆生不听她的劝阻，个人到壁橱拿来茅台酒，又满满斟了一小酒杯。他吃吃哈哈地喝了一小口，又一连拈了几个花生米和一撮绿铮铮的清炒蛤蟆叶，说道：“我珍惜这个机会，并不是象有的人那样，为当官而当官，为风光而当官，玩弄权术，为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绞尽脑汁。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到头来，除了风光过，当过官以外，其余全是一场空。”

“照你这么说，你并不怎么想当领导了？”吕珍问道。

“不，我非常想当领导，非常想当官。尤其是一把手。在一个企业，只有有了权，才能干成一番事业，否则，你纵有日天的本事也等于零。”张昆生粗涨着脖子，嗓门很高地说。

吕珍笑着说道：“昆生，看来你的野心还不小呢！”

张昆生正要说话，挂在腰上的手机叮叮玲玲地叫唤起来。

他摆下手上的筷子，打开黑色皮套，捞出手机并在一个开关上

按了一下,对方的声音就传过来了:“厂长,我是杨志刚……二分厂的杨志刚小杨。”张昆生说:“你啫是上海交大前几年毕业分来的?”“是呢。”“来厂有五六年了吧?”对方说:“是呢,就是我了,我有件事情想找张总说一下,明天你家啫有时间?”

“明天不行小杨,明天厂领导也就是银桦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新班子要开个会。”张昆生说。

杨志刚说:“明晚怎么样?明晚上厂长啫有时间?”

“明晚上倒可以,不过小杨,有哪样事你可以找邢总嘛!邢炳炎虽然成了云桦的副总经理,但他仍兼你们二分厂的厂长。”张昆生十分耐心友好地说。

杨志刚说:“挨邢厂长不咋个好说,还是想找你家。”

“行吧,那就明晚吧,明晚七点半钟,我在办公室等你,就像这种。再见。”

张昆生把手机摆进腰上的黑皮包里,又烧着一支翻盖红云烟笑着说道:“如果这也叫有野心的话,那我就是个小野心家了。但是你要晓得,一个有较大一点理想的人在目前的国营企业,当不上一把手,绝对不能左右这个工厂的前景,也就很难充分地体现你的人生价值,改变企业的面貌,为国家作出较大的贡献。”他喝了一口酒,又夹了两嘴菜,边吃边说:“在有些事情面前,一个人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有时,只得用没得办法的办法去解决。”

“吕珍,你啫还记得我入党的情况?”张昆生抽了一口烟,若有怕思地问道。

“晓不得嘛,你指的是哪样事情?”吕珍不知所以地说。

张昆生说:“我入党的方法,是一个典型的先人进去,再恢复自我的办法。”

吕珍几乎听不懂了,只有静静地望着老倌儿。

“那时,三车间的支部书记李师,文化太低,当然这是一个普遍

现象。他对党的知识晓得的很少,更谈不上哪样资本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了。”张昆生扒了一嘴吕珍刚刚挨他盛过来的饭,笑嘻嘻地说,“他全以自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经常说他到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时候如何如何。但是,你如果跟他说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沙皇俄国是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等等的时候,他就会不屑一顾地说你是高谈阔论,理论脱离实际,小资产阶级。我如果要坚持挨他争论,多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的手下要想入党就只能是白日做梦了。”

“那你当时是咋个人的党?”吕珍边吃饭边好奇地问道。

张昆生笑眯乐呵地说:“其实很简单,他不喜欢听的我就不去谈,有意见分歧时我就说他说的对,我就只埋头老老实实地干活,当好我的技术员。那时我想,等我入了党,一切再恢复到原来,因为我总认为,不可能无知就是党员,党员就得无知。久而久之,他见我就夸我改造的好,挺象个无产阶级了,党就很顺利地入了。这下琢磨,真有点‘曲线救国’的味道。”

说完,张昆生和吕珍两个都哈哈地乐起来。

二 会场上

次日早晨八点钟,新领导班子及有关分厂和部门的头头们,先后来到了二楼小会议室。会议室还是原本的老样子,地板是马牙石水泥地板,挂勾的木窗紫红色的漆不少地方都被风雨剥去了。中间用十几个两抽桌组成的一个大会议桌子,由于用两大块天蓝色的桌布铺盖着,才使会议室显得不过于寒酸。

又过了一会儿,人来的差不多了,张昆生抽着刚才烧上的烟卷,说道:“基本上来了,现在我们开始开会。”他说到这点,环顾了一下会场,呷了一口服务员倒好的白陶瓷杯首的茶,接着说道,“不瞒大家说,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挨我老伴儿讨论了一个人们都不敢讨论的问题:想不想当官的问题。我讲了我的观点以后,吕珍感到很惊奇。因为我的观点是想当官。但是,后来她就很同意我的看法了。我说,一个人如果为当官而当官,为了风光而当官,那他就必然是一个十分无聊的人。如果他是想用当官所拥有的权力,把一个企业办好,使自己的企业不光不倒闭,还能发展成本行业的佼佼者,那就没有必要让你的观点躲躲藏藏的。可以公开的亮出你的观点来。国外的总统竞选,那些人就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不光亮出想当总统的观点,还要公开亮出自己的施政目标。要

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在企业，为哪样就不敢或者不好意思亮明自己想当一个企业家的观点呢？我看，这主要是一个人事制度和选人机制的问题。我听说，不少农村的村委会主任都是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我认为这很好，哪个行哪个就上，哪个能挨村子的事情办好哪个就上，哪个得到群众的信任哪个就上。我看，工厂、公司也应该是这样子。当然，目前国营企业还没实行选举的方法。”说到这里，张昆生停了一下，笑了笑说：“大家可能会莫名其妙，也可能笑我，笑我开会的时候咋个讲起这些来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想跟大家说明，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把银桦机器集团公司的事情办好，跟同志们携手，度过眼前的难关，使云桦成为全国机电行业的佼佼者。”

三分厂的厂长赵磊，正挨嘴巴和下巴埋在老竹水烟筒里，呼噜呼噜地吸烟，不时抬起下巴和嘴巴来，用左手挨老竹水烟筒“佛手”上的红河烟拔出来，转个过再插进去，再挨下巴和嘴巴埋进去呼噜。他听见张厂长讲得挺展劲，又很对他的心路，就用双腿挨黄褐色的老竹水烟筒夹住，抬起下巴和嘴巴来拍手，坐在赵磊旁边的营销部主任梁建国正在喝茶，听见赵磊拍手，也就摆下白陶瓷茶杯鼓起掌来。接着，张昆生身边的常务副总经理郭洪远也用右手的手指夹起冒着烟雾的红云烟拍手。不一会儿，整个会场，除刚由总经理降为副总经理的邢炳炎和原本是副总经理，这下降为五分厂副厂长的韩作光没鼓掌以外，整个会场上的人都拍起了巴掌来。

张昆生从包包里捞出一盒紫红色的翻盖红云烟，抽出一支用黄闪闪的金属打火机点着，吸了一口，掌声响过，他微笑着说道：“大家晓得，这下的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咱们机电行业也是如此，眼下全国机电行业，有一批企业，其中也不乏一些大中型工厂，已破产倒闭。咱们银桦，诸位也都晓得，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几个

月来,不光奖金发不出,连工资也只能发一部分,没得订单,没得活计,前个月起,只好轮流上班。一个人上一个月休息一个月。”

张昆生说到这点,又深深地吸了一嘴烟,咽进肚里以后又挨浓烟长长地吐出来。

除赵磊老竹水烟筒的呼噜声外,会场里几乎没得哪样声音。

张昆生又抽了一嘴烟,接下去说:“但是,我们厂里却有这样的怪事。前久的一天下晚,我去新华书店买书,远远瞧见街边上有我们厂的一个女工,穿着一件质地很差的旧上衣,两只胳膊上戴着暗兰色布袖套,蹲在地上挨一个用摩丝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的伙子擦皮鞋。我就紧走几步,想挨她讲讲小话,吹下牛,顺便也可以鼓励鼓励她多擦几双皮鞋多挣几文钱。结果她见到我就像耗子见到猫似地跑走了。当时我估计她可能是怕程^①,不好意思见到我。当我在一个小巷巷首找到她时,她却战战兢兢地挺害怕地对我说,张副总,我错了,再也不敢了。我不知所以地问她,你像这种讲的意思是哪样?啷是怕我因你丢了银桦的脸而批评你?可是她还是紧张地对我说“张副总,这个月我轮休,我老馆儿他们厂也要垮了,实在没得办法,我出来苦几文老米钱,娃娃上学还得交这费那费的,你饶我一把,莫扣我下个月的工资,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出来擦皮鞋了。”

张昆生咳了两声嗽,抬起头来又环顾了一下会场。呷了一口茶水说:“我说,小周,我并没有想批评你的意思,我只是想挨你聊一下,嗽嗽闲,你咋个就吓成这样?还说了一些让我听不懂的话。小周说,厂首不是讲在家轮休这一个月中不准出街做事情吗?我说,没嘛,不可能有这种规定吧!她说,还没呢,我们分厂有个伙子,前个月轮休时在街上一个馆子首当小工,被发现了,上个月就

① 程——羞。

扣了他一百块钱。为哪样？我问。她说，你装样，还来问我，还不是你们定出来的，说是怕耽搁下个月来厂首上班。”

张昆生停了一会儿，抽了两嘴烟，又说：“后首我在厂里问了一下，还果真有过这种口头规定，而我却晓不得。当然，我晓不晓得也无所谓，但这种规定我认为太荒唐可笑了。工厂、工人穷成这个样子，我们应该支持、鼓励工人在轮休月到外首找点活计打打工，可我们还刁难他们，扣职工的工资。”

说到这点，张昆生抬起头来，瞧了一眼邢炳炎。邢炳炎正在冷笑着抽烟。抽了两嘴，又偏过头去挨韩作光冷笑着噓了两句小话。

张昆生收回目光，说道“当然，我倒不是说哪一位领导，我也是领导成员之一，我也有责任。我是说，我们的思想未免太保守，太条条框框了！”

张昆生重新点上一支烟，继续说：“所以，今天的会，我重点挨大家要说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要用一套全新的思维全新的方法去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否则，我认为，银桦集团就只有死路一条。

“今天，我挨诸位吹吹风，以后，我们决不会再走守株待兔和好酒不怕巷子深的路线。当然，我们银桦是个老厂，从一九四六年建厂，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设备，也有一批国内一流的先进设备。高精度的产品，高精度的机床，我们也制造得出来，我们不是也填补过几项国内和世界的空白吗？但是，”张昆生短暂地停了一下，抬眼瞧了一下又在噓小话的邢炳炎和整个会场后，说道：“我们不是科学院，填补空白解决不了全厂职工的老米钱问题。咱们银桦两万六千多在职职工，五千多离退休人员，三万多人。每天都要穿衣吃饭，每天都要消费，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挨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公司发展起来，这才是我们的根本问题。”

“张大总经理，请你挨话讲清楚，不要指桑骂槐，你是讲哪个？”